■名家茶座

藏在大山里的檄文

□刘吉同

前些日子，游览了中国传统村落、群山环抱中的云南师宗县淑基村。村里的大姓窦氏，乃世代官宦之家。先祖窦晟是乾隆戊子科滇省乡试解元，曾任浙江象山和山西洪洞县知县。祠堂里他的一篇《缠足论》，令我眼睛一亮。摘抄如下：“予独不解于妇女缠足为何义，起于何人？而沿袭竟尚以至于今也。”“桎梏之而剥其肤，而伤其肢体，此岂仁人君子之为哉？”“夫作为淫巧，而至于雕残其女子，亦忍矣哉，亦怪矣哉，何后之人恬不为怪，而亦忘其忍也。”这是质问，是呐喊，是替天下女子鸣冤。可谓藏在大山里的一篇反缠足檄文。

有学者考证，缠足始于北宋后期，兴起于南宋。女孩子一般四岁开始，之后日夜缠裹，直到成年骨骼定型后才将布带解开。“小脚一双，眼泪一缸”，这是多么残酷和漫长的肉刑！

但是，缠足在清朝却遇到了红灯。窦晟反对，不少人也反对，比窦晟小 39 岁的李汝珍，就是其中一位。他在小说《镜花缘》中对之猛烈抨击，“始缠之时，其女百般痛苦，抚足哀号，甚至皮腐肉败，鲜血淋漓。当此之际，夜不能寐，食不下咽，种种疾病，由此而生”。清朝晚期反对缠足的声浪更高，康有为、梁启超等就是领头人。其实，清立国始就反对缠足，顺治、康熙还下了禁令：抗旨其夫或父杖八十，流三千里。这么“得天独厚”的条件，缠足当在清朝寿终正寝才是。然而，它不但没有死去，而且长盛不衰。诏令最后也成了废纸，因为民间缠足的力量太大了，且一直延续到民国。抗战爆发前，有“中国孤儿之母”之称的艾伟德，出任山西阳城县政府禁足督导。她到乡下验足，阻力很大，故只有让警察持枪随行，“谁敢阻拦执法，立即抓起来”，在警察的威吓下，她才能到达每家每户，令母亲把孩子的裹脚布解开，并晓以利害，再缠定会受到惩罚。五台县滹沱河南面的一个村庄，不但群起反对禁足，甚至以武力抗拒，最终经镇压方才平息。

这是为什么？我想到袁枚《随园诗话》中的一个故事。杭州人赵钧台，估计有地位或有钱，到苏州买妾。“有李姓女，貌佳而足欠裹”，赵说：这般风姿绰约，可惜脚太大。媒婆说：她虽脚大，但很有才，你可面试。“赵欲戏之，即以《弓鞋》命题”。李女遂吟：“三寸弓鞋自古无，观音大士赤双趺。不知裹足从何起，起自人间贱丈夫。”赵听后“悚然而退”。

这位个性鲜明、思想犀利、超凡脱俗的才女，骂得好啊！逼使女子缠足的，不是别人，正是无数像赵钧台这样的“贱丈夫”。他们“贱”在哪呢？其一，畸形的审美观，把“三寸金莲”视为女性美的重要特征，尤其清朝前期，汉族士大夫对它的痴迷，几乎到了非小脚不娶的地步。其二，“民族气节”作祟，所谓的“男降女不降”，男人可以剃头，女子决不放脚。其三，把女性不当人，而当成男性的附属品乃至“玩物”。其四，把自己的“美感”和“性福”，建立在女性的痛苦和血泪之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第十二》）。士大夫的这种“风”，很快席卷全社会，且历数百年而不衰。仍以 1930 年代的山西阳城为例，缠足何以仍很厉害？因为大脚嫁不出去呀。赵钧台们的那个“嗜好”，害苦了多少代女性，乃罪恶之源。

由此可见，当一个愚昧、邪恶的观念被大众接受、入脑入心进而形成一种文化时，它造成的罪孽是多么巨大和深远，要铲除它又是多么的困难。但是，同时也告诉人们，铲除它的意义和价值太大了，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当然，这个道理就不只限缠足了。

■法官手记

观后感

□徐 懿

“跑遍 299 个村、3600 多个村小组，但实际上却对本县的扶贫难点都不掌握。”这么戏剧化的事情就在现实中发生了。在电视专题片《正风反腐就在身边》第三集《坚守铁规》中，故事的主角——江西省赣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宁都县委原书记王四华就做了如此荒诞的事情。

这名热衷于频繁下乡、自我宣传的“网红书记”，不仅为了迎接上级检查在大热天突击种树遮盖坟墓，还在上级部门来检查的当天，弄虚作假将老人集体组织出原先的危旧房。

种种荒唐事迹令人大跌眼镜，给扶贫工作带来了非常负面的影响。但幸好，我国的扶贫工作进度未被打乱，因为我们有更多“黄文秀”式的干部。

山花落尽山长在，终日看山不厌山。前不久热播的《山海情》犹如一剂良药，让我们更深刻的领会到扶贫干部的坚守和拼搏，像马德福这样的扶贫干部们更是跨越山海共同致富的骨干担当。他们有的放弃大城市的就业机会，毅然选择奔赴自己的家乡，耐住清贫；有的主动请缨下村，担任扶贫干部，吃住清苦；有的省吃俭用，日夜跑项目跑资金跑销路，唯独忘我。

在艰苦条件下，在百般困难中“马德福们”以“涉险滩”的精气神，啃下扶贫这块“硬骨头”。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正是因为众多具有奉献精神和忘我精神的扶贫干部，将自己的汗水洒在脱贫攻坚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用生命和热血擎起扶贫干部的责任与担当，终于我们在 2021 年 2 月 25 日，啃下了最难啃的“硬骨头”，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众多身赴一线的扶贫干部功不可没，在脱贫攻坚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我们从负面典型中反思自己，避免重蹈覆辙；向优秀榜样学习，补足短板。作为一名党员干部，要加强自身学习，从根本上端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拒腐防变能力，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加强自身修养，提高政治敏感性，成为贪污腐败的绝缘体，踏踏实实为人民服务。

■余墨谈屑

问枉不问富

□刘诚龙

明朝，河北濬县有个富豪，也不知当年与谁打了官司，为何打官司，被官府揪捉住，关了牢子。官家也没宣判何罪，判决书都没一个，这富人一直坐牢，“枉坐重辟，数十年相沿。”人生有几个数十年呢，关键的是，这个富人是冤枉的，他既没杀人放火，也没欺男霸女，做工程不曾偷工减料，做生意不曾短斤少两；开发过房地产，也还算是守规矩，没干过半夜三更推土机推人祖屋、挖人祖坟的勾当。不是所有的富人，都是罪恶滔天，都是罪该万死的。

怎么说呢，这富人还算是循规蹈矩、遵纪守法之辈，不是那般为富不仁、胡作非为之徒，也不晓得为何转入了一桩官司。穷富打官司，多半是穷输富赢，道理很简单：穷输了，官就富了；富输了，官就得不到钱。而这个官司，却是穷赢富输，一，并不全然是穷者占理，二，可以肯定说，官人没收富人钱，不是收不到，而是不想收。官人要避贪腐嫌疑。

碰到好官了？没有，估计是碰到好名的官了。最初审这官司的，不是媚富者，而是霉富者，他见到富人就来气，见富人就起恨，富人送上衙门来了，他二话不说，套富人铐子，关富人牢子，大大赢得了网民嘴子：这官人为穷人伸张正义，替劳苦百姓大出恶气，好官啊；百分百没收富人一分钱，百分百有底层情怀，清官啊。

富人无辜坐牢，一坐几十年，他在牢里喊过冤，递过状，没用。破家的县令，灭门的府尹。县令都是来破人家的？后来的县令，都晓得这个案子，也都晓得这个案子很冤枉，但是，没有一个县令再来提审，来给平反昭雪。关了就关了吧，关死一个人，不关他事，要追究也是追究初审法官嘛。继任者不来管这个富人，更有一个更大原因，若给富人雪冤了，名誉指定大受损：官富相护啊，收了富人好多钱啊，没收也肯定是收了，这肯定是审定，不，是推定，裤裆里掉黄泥巴，不是屎也是屎。“以其富，不敢为之白。”这话意思是，以其穷，便敢为之白；以其富，不敢为之白。

陆光祖走马上任濬县县令，听说了这个案子，对班子成员说，这案子重新提到重审日程吧。班子有成员实话实说：建议别来趟这浑水。什么浑水？“此人富有声。”富有声便是浑水啊。看来，此人真没什么罪，其罪是富。班子这人也说得对，为富人伸冤，名誉成本是很大的，没收钱也会推定收了钱的。陆县令却说了一句话，莫说振聋发聩，却震了办公室楼板：“但问其枉不枉，不当问其富不富。果不枉，夷齐无生理；果枉，陶朱无死法。”

法律意义上，只有冤枉不冤枉，没有富人不富人；法律意义上，只有正义不正义，没有穷汉不穷汉；法律意义上，只有公正不公正，没有强势不强势；法律意义上，只有合法不合法，没有弱势不弱势。陆县令判案，以法与理焉，不以富与穷。富人如果不是受冤枉的，即使他是伯夷与叔齐那般清高之士，即使他是皇亲国戚那般权势人家，该抓得抓，该关得关，该枪毙得枪毙；如果富人是真冤枉的，即使他是县上大贾，燕赵首富，该雪当雪，该放当放，该国家赔偿得国家赔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说的是穷富平等，说的是强弱平等，说的是朝野平等，说的是贵贱平等。单就贫富来说，法律不因其贫而获罪，也不因其贫而豁罪；法律不因其富而加罪，也不因其富而减罪。这才是真正的法律精神。

话又说回来，纯正意义上的法律，当然是问罪不问贵，问坏不问穷，法律若加上情理，富与贵却当稍稍让步于穷与贱。富贵人家占据了社会好资源，享受着人生好生活，若还为富不仁，欺压欺负平民百姓，引天下反感，惹全民仇富，那摊上事，物议不饶，富贾也当自审了。即使富与穷有冲突了，富贵者有道义，得饶人处且饶人，富人在百姓眼中，观感若好，濬县这个富人，估计不会冤枉坐几十年牢了。濬县这个富人，即使他本人人品好，有富德，而其受冤枉如此，很大程度上也是替一干富不贵、富而坏者背锅。

为富当仁，为强当让，富人与强势，当有这般品质自认，百姓与网民，也可以有这种道德期待，但法官当不以这般道德来审案。

情理与法理相冲突，法官偏向哪？好法官当以法律为圭臬，为信仰，为行事最高法则，陆光祖不受舆论钳制，不受虚誉要挟，他心中只有法律正义，认法不认人——不论其人是富人还是穷人，官人还是市民，皆以法律为准绳，“时人贤之”。

灯塔 毕一天 摄

■灯下漫笔

“老年网瘾”行不得

□凡 夫

我的表兄嫂都年逾七秩，他俩对待手机的态度处于两个极端：表嫂有手机却几无使用，至今也不会操作微信，似无法逾越“数字鸿沟”的障碍；表兄则是玩得得心应手，早期炒股，近来游戏，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摸向枕边的手机，还经常夜里刷视频、看小说，每天在 App 上打卡领金币、兑换小礼品，俨然是一位“网瘾老年”。

《2020 老年人互联网生活报告》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群体的网络普及率为 38.6%。这个数据表明像我表嫂那样困于“数字鸿沟”的老年不在少数，工信部开展为期一年的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很有必要。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在 38.6%中不乏如我表兄那样的乐此不疲、难以自拔的“网瘾老年”。不是吗？最近，“10 万老人每天上网时间超过 10 小时”的话题登上了热搜。

以往提及网瘾，人们都会自然而然地与青少年群体联系起来，引发诟病的缘由是沉迷网络会影响他们的学业和身心健康，它已经成为了一大社会问题。现如今，不少“银发低头族”也加入了其中，网瘾对老年人的危害同样不可小觑。它不止是占据老人的大量休闲时间，打乱了正常的生活秩序，有碍身心健康，而且沉醉于虚拟世界，往往也远离了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禁锢其精神自由。更有甚者，那些网络谣言、电信诈骗也会趁虚而入，令老人受骗上当的几率提升。

自不待言，与青少年网瘾相类似，老年网瘾也是现代网络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其内因，在我看来，主要是老年人普遍存在的孤独感，奢望在网络中寻求虚拟的归属感。老年人退休后，脱离了工作岗位，社交圈子日渐萎缩，大量的闲暇时间处于独处，且不说老来丧偶，即使“老来相伴”也是“话不投机”，于是乎，孤独、寂寞、忧伤、抑郁等消极情绪油然而生。世界卫生组织将孤独列为“比吸烟更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不是没有道理的。倘若老人性格内向，怠于社交，又充满好奇，那么，他涉足网络而求得精神满足乃至上瘾便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归属。

很显然，缺乏情感抚慰的老人，更有可能陷入网瘾而无法自制。因此，要使老年人“脱瘾”，其家庭成员（尤其子女）是第一责任人。如果我们对老人的陪伴多一些、关爱多一点，老年人的孤独感就会大大减弱，沉迷于网络的需求也会式微。同时，老年人特别是身边无子女的孤寡独居者更要在基层社区和社会组织帮助下，积极地走进社会，经常性地参加一些社会性活动，力所能及地做些公益志愿服务等工作，切实增强老年人的自我归属感和存在感，帮助他们尽早摆脱手机、电脑的心理控制。

网络本身没有原罪，我们要防止的是沉迷。引导老人科学上网、理性用网，及时帮助网瘾老人“脱瘾”，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现实工作，切莫等闲视之！